萬世玉衡錄

萬世玉衡錄卷二

息兵

法

虞帝舜時有苗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逆命帝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夏王啓征有扈氏不服王曰吾地非淺民非寡也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

不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而有尾服

周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武王來自商至於豐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

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而

天下底定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氏中人二邑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

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

氏其昌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爲難惟有道之主爲能

持勝

漢高帝定天下兵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者令
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光武即位罷郡國車騎材官
復還民伍二祖息兵愛民之心一也

武帝征和四年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
卒詣田所開墾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我老弱孤獨也今又
請遣田輪臺欲起亭隧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

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歷年數叛殺漢吏元帝三年上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其不欲被化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與丞相于定國議合上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天下初定北邊未服不欲煩兵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報曰大兵未能得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臣班固曰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賂遺贈送萬里相奉以至民力屈財用竭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帝遠覽古今堅辭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義兼之矣

建武二十七年臧宮馬武上書請命將臨塞光武帝報日黃石公之言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無敢復言兵事

者夫臧宮馬武之徒求逞於一劒不知一劒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後世仁聖之君當以光武為法

明帝末年復事西域章帝即位楊終上疏曰間者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帝從其言遂罷兵息民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百姓以取虛名

朕不爲也遂不受

南唐烈祖昇元五年江淮比歲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用兵上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我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六年吳越火宮府帑兵皆盡羣臣請乘弊攻之上不許遣使弔問厚賙之自是通好不絕百姓安堵

宋太宗欲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堯舜之治民在乎安而利之邊郡撫御得人則邊鄙寧矣

仁宗時北使言高麗織貢疏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徒害數百姓耳卒寢其兵

明太祖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不可不戒祖訓錄云遠方之爭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恐後世子孫倚富彊貪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宜戒之嘗觀大學衍義至

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上曰鼂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朕思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之君所當深惕也

仁宗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陛辭每戒之曰民力罷矣愼毋貪功違命獲功吾所不賞眞聖君之言哉

戒

晉與楚戰於鄢陵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及戰晉軍大

勝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晉國大亂

秦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後楚項羽攻秦夜擊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秦民大失望史謂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項王入關烽火三月楚漢興亡判於此矣

漢武帝三年閩越擊東甌上遣莊助以節發兵浮海救之閩越引兵罷六年閩越擊南越上大發兵擊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較也閩越反覆不奉法度非一日矣如使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不聽兵禍遂自此始矣

魏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爲難矣不然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後軍竟無功

符秦作講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講授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亦可偃武修文矣後務勝不休卒召淝水之敗宋臣司馬光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之謂矣

梁武帝太淸元年侯景以河南降魏魏不爲動景復請舉十三州內附叛降於梁梁武帝仰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矣後帝爲逆景所逼困死臺城

隋煬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下詔討之命元弘嗣造船海口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罙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徵天下之兵爲左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發江淮民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相次千餘里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敗還惟存二千七百人天下騷動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相聚爲盜而天下亡矣

唐德宗時涇原軍亂上如奉天陸贄曰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征求之困此叛亂所由起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以王韶經畧西夏遂開邊釁上嘗問

富弼以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不聽由是章惇有梅山南江之役熊本有瀘夷之役其後交趾屠邕州之民五萬八千餘口元豐四年宦者李憲帥陝西五路之兵以討夏人師出無功五年靈州永樂城陷死者六十萬人糜費財用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自是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矣

理宗端平三年出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

乎帝悔之命吳泳草罪已詔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
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
孚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明神宗萬曆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
臣等告應龍反應龍赴蜀撫聽勘請自將五千兵從征
朝鮮詔可其奏釋回播蜀撫王繼光至復嚴提勘結遂
抗不復出繼光乃一意主勦而王之翰一軍盡覆萬曆
二十三年總督邢玠以檄諭應龍待以不死重慶太守
王士琦單騎赴之應龍郊迎蒲伏面縛謝罪執黃元等

十二人斬之而釋應龍後士琦別調應龍統苗兵調原
奏讐民宋世臣等殺之二十七年議大征播兵敗於飛
練復敗於綦江應龍猶具文求撫而上決意征剿八路
之師乘勝克之是役也相持數月殺人如麻黔蜀之民
流血成川而獻俘之日囚亦大呼稱枉傷民命干天和
識者追恨於始謀之不臧也按萬曆十餘年間凡三大
征千里轉餉疲天下空內帑至使白骨山積海內騷動
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寬賦

法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食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盡除田之租稅

宣帝元康二年詔天下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田租

隋文帝輕徭薄賦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嘗謂有司日寧餘於民無藏府庫其始年民戸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唐太宗貞觀元年山東旱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也夫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朕嘗思之故不敢縱欲也馬周因水變陳言曰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隋厚斂以資寇敵不可不鑒上善之

高宗問來濟以養人之道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
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
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府庫安足周一國之
饑寒老人曰君不厚斂民之財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
奪蠶桑之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
其征役而已上善之詔免山東丁役

五代周太祖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
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
在於民猶在國也朕何用此錢爲此可謂有恤民之心

者矣

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五代藩鎮多遣親吏收民租爭取羨餘宋太祖卽位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宋眞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共除一千餘萬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因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東

租賦是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眞有志於斯
世斯民者也豈非民之父母乎
成宗卽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
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
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
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英宗
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明太祖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

等郡及新附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洪武元年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洪武二年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念斯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稅糧悉與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又免太平應天鎮江數郡稅糧二年洪武三年再免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時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逋賦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洪

武九年復詔免河南等省安慶等郡稅糧上嘗言天地生財以養民人君當以養民為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徵斂乎又言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洪武十三年詔以應天等五府肇基先勞之民屢免征稅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夏稅秋糧明祖所以優䘏五郡之民恩至渥矣

建文帝二年均江浙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

徵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
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其後永樂革命盡反建文
之政故蘇松尚畝稅三斗之外比天下獨重焉
神宗萬曆七年輔臣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
致理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
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有司將累年拖欠搭
配分數與見年並徵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所入僅
足徵一歲之求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從復有
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查戶部未完帶徵一百餘萬而

蘇松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獨重故逋賦亦多伏願皇上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皇仁大沛矣上從之萬曆十三年民間苦旱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戒

商紂為鉅橋倉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天下叛之

周榮夷公好利厲王任之芮良夫諫曰君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況天子乎王不聽於是諸侯不朝

北魏主因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用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而國亡於爾朱榮矣

唐明皇開元九年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於是以宇文融爲勸農使檢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八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天下苦

之天寶元年復用韋堅王鉷之徒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時上在位久後宮賞賜無節鉷悉征額外錢帛上之內庫中外嗟怨

德宗時楊炎議廢租庸調法計每歲上供之數量出以制入作兩稅法秋夏兩徵之按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法雖立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皆奉意而不奉法以是民皆困弊

建中四年以軍興浩繁常賦不能供趙贊請行二法一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爲間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而

稅之一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陸贄上疏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上不能用及涇原軍亂大呼於道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朱泚據長安府庫甚富議者皆怨有司之暴斂焉

後唐莊宗以孔謙爲租庸使謙重斂急征以充唐王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謙議大夫薛昭文諫曰戶口流亡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上不

能用以至於亡

宋神宗初王安石欲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於是靑苗均輸市易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須行天下范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是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也韓琦亦上疏曰陛下勵精圖治但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劉摯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之而爲煩

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爲聚斂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悞陛下而大臣所用者悞大臣也

理宗末年以御寶黃冊催坊場錢知嚴州吳槃上言內庫理財太急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埿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繫甚大疏入邵澤劾罷其官

明太祖憤蘇州富民爲張士誠固守城下之日惡其附寇令取富室租佃簿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州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其後遂爲定

例至洪武十三年命戸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十分之二然比之他省賦稅猶重民不堪命吳民之困於徵歛蓋自明洪武而始矣

光宗即位倘司楊嗣昌疏曰臣歷江北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江南諸郡則習俗無改於奢所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贍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

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相决當猛

省而後民生可厚矣觀此疏則知明末賦斂繁苛人心

已有日離之勢其後民窮財匱饑民倡亂羣盗蜂起卒

以亡國不亦深可惜哉

重農

法

漢賈誼說文帝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敺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鼂錯上言昔堯水湯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文帝從之於是海內益富庶

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歲不登意者朕政有失而行有過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而靡穀者多歟三代而下知重農者莫若文帝覩水旱責躬之詔豈非真堯湯之主哉

武帝耕於鉅定詔凡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

之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思以休息

富養民也

北魏太武帝問高允何政為先允對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始耕於興慶宮側二十二年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頗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

歲凶則亟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
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可謂曲盡田家之情狀農
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廷嘗見唐
元稹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以其圖賜諸道詔文頴
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民服其平允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
真宗祥符六年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

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其稅眞宗可謂能恤民瘼矣

仁宗天聖三年幸御莊觀刈麥聞民間機杼之聲命賜織婦茶帛皇祐元年帝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爾

觀仁宗是言正無逸所謂以勤居逸者也綱目志之以昭千古之美

元世祖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

先聲皆從之

明太祖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妨農故命爾分巡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明太祖視圜丘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居不過茅茨草榻服不過練裳布衣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加以横歛則民不勝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洪武二年太祖親耕籍田命皇后率内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上嘗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上嘗曰農桑衣食之本然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

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庶可救棄本逐末之弊洪武二十年上躬耕籍田享先農禮成諭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恒舉行耕籍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非事虛文也三十年令天下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月清晨鳴鼓集衆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息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不勸督者罰

宣宗宣德元年上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也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賦輕

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矣上嘗見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曰周公作詩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爲世人君所當鑒也又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近臣曰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宜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帛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英宗正統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世宗御畫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上曰農之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聖祖訓云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

戒

周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今王棄其大功將何以用民王弗聽於是王政始衰

宋理宗景定三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

官籍東南大擾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

於和糴思欲變法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將戶

田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於是浙西六

郡之人莫不破家矣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脫言近畿水地召南人耕

種官給牛具農器募能種田築堰之人為農師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時上方耽遊戲且朝野多事

任不得人農政遂廢每歲仰給東南米幾四百萬石及

至正十九年道路不通京師困乏帝遣使以御酒龍衣賜江南賊張士誠徵海運僅得米十萬餘石夫農者國家所恃以爲命者也後之謀國者可不當承平無事之日而以重農爲務哉

賑貸

法

夏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萬民戴之

商王成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

周武王平殷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殷人咸喜曰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藉乎遂歸心焉

晉悼公謀所以恤民魏絳請施舍輸積使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漢宣帝五鳳四年從耿壽昌言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初置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皆便之夫常平一倉實爲萬世之利後之聖王不可不力行也

秦大旱秦王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隋文帝置社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

出麥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後世義倉之名雖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有司不以上聞卽上聞矣比及報可受吏出而施之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村鄙小民安能扶危攜幼胥需其惠哉要必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其於民之饑也庶有濟乎

唐太宗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嘗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末年儲積

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史書以美之

憲宗元和四年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太祖詔立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久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給貸

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於京師時穀價太賤增糴以貯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仁宗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竭力賑之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帝遣使褒勞加弼禮部侍郎嘉祐七年詔以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

諸路助糶之

孝宗淳熙八年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熹之法以十家爲甲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隨年斂散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以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成宗大德五年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

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給廩五月

明太祖因荆蘄等處水災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乾任事遷延歷半載餘始施賑濟上曰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而不能宣上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我民者洪武十八年山東北平旱詔免今歲秋糧自今凡有水旱災傷有司不以實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復卽罪有司極刑洪武二十六年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備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

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廪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為令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曰朕為天下主務在安民毋歲

遣人巡行郡縣欲周知民之休戚年之豐歉近聞河南

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互為欺罔此朕

任使非人之過也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

廷所遣官目擊民艱而不言者悉逮下獄

仁宗為皇太子時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為食皇

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歎曰民隱不上聞如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耆老問所苦輟所食賜之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山東布政司石執中請人給米三斗皇太子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師奏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洪熙元年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夏秋糧之半停

罷一切官買物料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至仁然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即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用璽遣使齎行旣而左右皆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朕爲天下主寧與寸寸計較耶

宣宗宣德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

仁人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即遣官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英宗正統五年遣官分往各直省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以時斂散備水旱之虞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世宗嘉靖三年東南大饑人相食上命戸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

嘉靖八年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米價騰貴民多乏食上發太倉米數萬石以六分平價發糶以四分給貧苦者上復曰餓

民斃於道路暴露骸骨宜有所處敕在京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

穆宗隆慶三年淮楊徐大水上發銀數萬兩積貯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戒

唐德宗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盧攜上言國家之有百姓猶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漑則春夏滋榮今人無依賴待盡望朝廷若不存撫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時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移相聚爲盜所在蠭起而王仙芝黃巢之難發矣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六十石以下不等時上方發內庫銀數十萬兩遣大鎭閹 水旨寺而令生員納粟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得失之矣按

漢耿壽昌常平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儒謂萬世良法明初尤重此舉其後冗官惰吏蒙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也

擇相

法

商王成湯始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天下大治

商中宗用伊陟臣扈為相以格上帝巫咸乂王家商道以興

殷高宗舉說於傅巖命以為相政事修舉

魏文侯欲擇相問於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
齊王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
不能行解裘衣之王惡之曰單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
有貫珠者言於王曰王請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則單之善皆
王之善也王有幸臣九人復讒單王曰召相單來貂勃
聞之稽首於王曰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
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相單安得此亡國
之言乎王乃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上稱善

文帝愛幸鄧通丞相申屠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因奏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詣府免冠謝嘉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待相臣之道文帝可謂有禮矣

秦王苻堅以王猛爲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唐太宗任房玄齡杜如晦爲相謂之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敕自今勿令親細務權萬紀嘗劾玄齡掌考不公上命推之魏徵諫曰推之

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上從之

明皇欲用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說帝曰臣願陛下政先仁恕可乎不倖邊功可乎法行寵倖可乎宦豎不預政可乎租賦外絕一切貢獻可乎戚屬不任臺省可乎接臣下以禮可乎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罷毀營造可乎外戚亂國鑒之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於是以元之爲相後薦宋璟同輔政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唐室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開元之中號爲治焉二十一
年以韓休爲相上嘗臨鏡黙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
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
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德宗幸奉天時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之當時謂之內
相後相李泌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悉卿主之
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宰相天下之事
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曰卿言

是也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奏其狀上曰悰得大臣體卽召入相勞之曰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得一魏徵矣

宋太祖以趙普爲相普嘗薦一人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普三請之上怒裂奏牘擲地普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

太宗時田錫上疏曰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自今

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上善其言

眞宗以王旦爲相時夏趙德明以歲饑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帝嘗稱之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乃以弼與文彥博同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上遣小黃門覘知之語

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相呂公著同居政府公著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二人同心輔政遼主聞之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相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明仁宗宣宗以楊榮楊士奇楊溥及蹇義夏原吉等皆

累朝舊臣優恩信任言無不從故洪熙宣德之朝王德清明英賢師濟海內乂安四彝賓服豈非擇相之道善哉

戒

漢相國蕭何以上林苑中多棄地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械繫數日乃赦之何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終漢之世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周亞夫日 元帝以此而殺蕭望之哀帝以此而殺

王嘉是豈待賢相之道哉

漢景帝欲廢栗太子丞相周亞夫固爭之太后欲侯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侯之非約也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事下廷尉亞夫不食死亞夫守正不阿而景帝以無罪殺之自是漢之大臣鮮侃直之節矣

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以聚斂進王溫舒等以峻法用兒寬等以文學推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石慶醇謹而已夫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使百官皆得與宰相爭權豈所以尊朝廷哉

武帝多督責大臣丞相數被譴帝以公孫賀爲丞相賀拜受印綬涕泣不肯起出曰我從是殆矣

宣帝以蕭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出爲左馮翊史謂武帝時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宣帝時望之再試而不聞內召何帝之待望之遠不若恭顯許史之信任哉

哀帝寵幸臣董賢益封賢二千石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陛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奈何輕身肆意於佞幸之臣哉書奏下嘉獄嘉仰天歎曰幸得備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死自是漢治益衰不數年而國亡於王莽矣

魏文帝時三公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誠非朝廷崇用大臣與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

唐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

張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之李林甫巧伺上意上用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後崔羣對憲宗曰明皇治亂所關不分於范陽兵起之時而分於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之日信哉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及相盧杞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憲宗末年皇甫鎛程异以聚斂得幸數進羨餘上以爲

相制下之日市道負販者皆唶之裴度上疏曰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不聽

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蓄手注班簿命以爲相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後唐明宗議置相孔循薦崔協任圜薦李琪上以協爲相圜曰舍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也

宋徽宗任蔡京爲相放斥忠良權傾海內輕賜予以蠹

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宋之元氣由此耗矣後京罷王
黼蔡攸二人有寵於帝得預宮中秘戲衍小相乘忠良
放廢及相李邦彥一無所建明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
宗之覆國益由於擇相之不明也
高宗相李綱在位纔七十七日朝綱兵防皆已振整爲
黃潛善汪伯彥所譖而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
廢格上遂以潛善伯彥爲左右僕射日滑稽作左相伯
彥作右相朕何忠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高
宗罷李綱而相汪黃抑何黑白相去之遠哉

明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武宗正德元年大學士劉健謝遷上疏乞罷曰臣等若談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於是相繼斥罷而吏部尚書焦芳入內閣時言路日塞變幸愈盛劉謝去而焦芳進國政益紊矣

世宗嘉靖三十年錦衣經歷沈錬劾嚴嵩父子奸貪十

大罪下詔獄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曰壞祖制奸大權掩君美縱奸子竊軍功黨悖逆誤軍機擅黜陟失人心壞風俗此十罪者又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是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奸二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奸三凡通賄者始得與考選臺諫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部臣有材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上覽疏怒命鎮撫司即

訊後竟斬於市按世宗任嵩最久嵩以柔奸深受主眷誅斥諫官不可勝數世宗之任嵩其亦深昧於擇相之道矣

任將

法

齊威王任章子爲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徽服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候者三言威王曰必不叛寡人章子果大勝秦師還

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

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是時三人未有功於

漢世高帝知三人之志不如是則不爲我用若樊噲灌嬰之徒則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此可謂得御將之道矣

漢高帝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也

漢文帝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軍
士銳刀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上曰嗟
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爾稱善者久之
戒太子曰異日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景帝立七國
反書聞上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軍中常

夜驚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出兵絕吳楚餉道吳楚士卒多饑散亞夫以精兵追擊大破之平其亂夫文帝之待亞夫不憑萬乘之尊不嫌一揖之薄而躬知細柳式車之禮乃收其報於七國也哉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楊玉與諸羌背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矣充國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上欲誅罕幵充國請赦之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於是罕幵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充

國欲罷騎兵留屯用以待其敝曰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奏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上從之二年秋羌兵斬楊玉首以降是役也不亡一鏃而邇安遠歸漢之良將當以充國爲首

光武帝討公孫述岑彭吳漢會師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

掠遂克隴蜀

光武帝當四海平定之後以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此不獨光武識用兵之要亦足見其不貪兵也可爲萬世法矣

唐太宗時劉武周降將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太宗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太宗爲王世充兵所遏敬德躍馬大呼出入敵陣大敗其師太宗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反帝用杜黃裳之策專任一將勿
置監軍遂命高崇文討平之
宋太祖命王全斌帥師伐蜀時汴京大雪上設氈幃於
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
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
感泣所向有功悉平蜀地開寶六年命曹彬伐南唐帝
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以劍授彬曰副將

陛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眞得古帝王命將之體矣

宋太祖善於任使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搉之利悉與之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有功蓋能推赤心馭臣下隆之以恩示之以信界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是以操術要而收功大也

仁宗寶元二年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以功加泰

州刺史上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皇祐四年命青督諸軍討儂智高龐籍言於上曰號令不專不如勿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制未幾敗智高於邕州嶺南悉平帝曰青之破賊龐籍之力也厚賞其功

明太祖命徐達北征王保保右丞胡德濟失利達械之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即軍中諭意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自

今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洪武二十一年頒武士訓誡錄編古今善惡之事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覲講說使知勸戒二十二年禁武臣不得預民事此皆得制馭之法矣

世宗用戚繼光以平倭亂海寇悉平穆宗升爲練兵都督總理遼薊繼光疏言山戰谷戰林戰之道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專任繼光上是之自是邊防愈飭境內以寧

戒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
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
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
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乎

趙括嘗與父奢言兵法奢不能難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用括爲將
其母上書諫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

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不聽後果敗於長平趙
卒四十萬皆爲秦所坑
秦始皇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
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思爲子孫
業耳旣行又將遣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我藉此以自
堅耳史謂始皇不信其臣而以術馭其臣故臣亦疑其
君而以術防其君此衰世之風也
楚項羽身親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及兵疲食盡猶能大

破漢軍然漢以韓信彭越黥布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
項王之自用誠不若漢王之用人也

唐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
辛雲京爲節度使自是牙將殺刺史軍卒殺節度使皆
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
上陵下替承襲爲常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專
有自來矣

德宗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疲民困恐別生內
變上疏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材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能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蠧財玩寇之害將有不戢自焚之憂上不能用已而果有涇原軍之亂

穆宗時詔諸道兵討朱克融王庭湊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雖以諸道十萬之衆裴度元臣李光顏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唐自大曆以後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

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謂之債帥

文宗時河朔三鎮桀驁不奉上命杜牧欲復府兵作原十六衛以爲兵居外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戰士離而甲兵弊是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受賜則不盡死力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

宋理宗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玠入言方今指郞戎之

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相激非國之福也

興學法

虞帝舜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夏王禹立鄉學曰校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郊

商王成湯建國學曰學鄉學曰序大學爲右小學爲左

周武王立四代之學於國中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校於州殷序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

漢光武帝卽位五年初起太學稽古典修禮樂煥然文物可觀時天下未定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太學崇師重道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繼之功臣子弟莫不受書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外夷亦遣子入學永平之治濟濟乎盛矣

晉元帝興江左治其未理戴邈上疏宜先敦道崇儒以勵風化帝從之遂立太學

北魏孝文帝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制禮作樂風俗蔚然可觀矣

梁武帝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選生徒往雲門山從何胤受學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

唐高祖初即位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州郡各建學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

公子弟各就學帝可謂知本矣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外國俱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明皇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時天下無無學之里矣

宋太祖卽位詔增修學宮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

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仁宗初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賻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上從之於是諸州始給學田

哲宗元祐六年臨國子監釋奠於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

理宗淳祐元年上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宣示諸生復覩書朱

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世祖問張德輝之賢召見之德輝首陳聖賢道德之與修身治國之方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仰敎胄子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敎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明太祖初克婺州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源爲訓導時學校久廢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曰[illegible]兵興以來惟知干戈莫識俎豆夫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使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洪武三年上以先王射禮久廢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世宗嘉靖十二年上御彝倫堂祭酒[illegible]文俊講虞書益

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心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學道南獻聖王臨雍崇教頌上優詔褒答之

戒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疏曰禮以養人爲本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任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唐代宗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宰相百官送之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夫成均之任而以宦者領之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

宋徽宗從蔡京蔡卞之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至政和三年復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此所謂沐猴而冠宜徽宗之政亂國亡也

元順帝時虞集論學校之弊曰教授一官必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今天下學官

以資格授、弼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其可得

哉帝不能用

崇儒

法

漢高帝不喜儒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於是祖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武帝好儒術招天下文學之士始置五經博士史稱其有功於儒敎

章帝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北魏道武帝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合三千人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五代時天下紛爭獨南唐烈祖即江州李渤故居建白鹿洞學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蒞之儒風遂盛至宋太宗時學徒至數千百人帝賜九經使之肄習

宋太祖乾德初置西館書凡八萬卷太宗命於昇龍門東北剏立崇文院詔求遺書以充之

仁宗好學崇儒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
學篇於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厲儒臣於是始開四書
之端而濂洛道統出矣
金世宗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
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日讀
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又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孝宗隆興四年召建寧布衣魏掞之赴行在入對帝
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都

除掞之爲太學錄

理宗淳祐元年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詔曰朕觀五臣論著寔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令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

元廉希憲好讀書一日方讀孟子聞世祖召因懷以進世祖問何書對曰孟子世祖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世祖善之因目

爲廉孟子

元仁宗皇慶二年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等九人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共十賢從祀孔子廟庭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爲大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耳

明成祖永樂二年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擧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永樂廿八年擢教授關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爲

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按明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故當時爲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爲世用彬彬多得人之盛

戒

秦始皇用李斯議命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時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悉問諸

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悉坑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後李斯趙高矯詔殺之夫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之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亡秦之禍自坑儒始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宋神宗熙寧八年頒王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於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語一切廢不用焉又黜春秋不列學宮詆爲斷爛朝報其後宋室人才消沮皆上用王氏之學以悮之也

光宗紹興元年婺州進士王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寧宗即位朱熹以煥章閣待制侍講經筵韓侂胄忌之使優人王喜戲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慶元三年遂籍偽學號為逆黨得罪者籍者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為之首凡五十九人時宋政如此蓋已處於必亡之勢矣

尊師

法

漢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十五年三月東巡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明帝可謂崇儒之主矣

章帝東巡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拜傳郎中

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時無量已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

五代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再拜命禁樵採

宋仁宗慶曆四年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時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詔取其法著為令式帝能崇

先聖育賢才培國本豈非盛德守文之主哉

哲宗元祐二年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昔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祖宗尊師重道之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元世祖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以師道自任太子嘗從容問恂以守心之道恂曰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版本既正雖摹千萬紙皆不差矣太子曰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國學既成將行釋菜禮命諸儒臣議之上曰聖如孔子不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能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臨天下敬禮百神至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成祖永樂四年視太學禮部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孝宗爲東宮時凡遇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命講官云先生吃茶或以爲過譽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是也

養老

法

虞帝舜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民始知貴德尚

齒

夏王禹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王成湯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

武帝時壺關三老奏辨太子寃而父子之道賴以明此

以見老之不可不敬也

文帝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明帝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親執弟子禮後世榮之

周高祖邕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唐明皇開元六年命州縣歲行鄉飲酒禮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十九年上諭禮部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養老爲尚是以人興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其再以朕命申之凡耆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富民八十以上賜爵者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徭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

毋得給與陳聚著爲令又詔天下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時備顧問

英宗天順元年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薦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按致治之道莫切於養賢三代之禮莫善於養老養賢則民知敬養老則民知愛此爲世帝王所當法也

世宗嘉靖十八年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上嘉其德壽賜羊酒命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明之列宗可謂得養老之禮矣

議禮

法

唐帝堯建國五等輯五瑞以朝諸侯

周公相成王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邦國至閨門閭巷祭祀會同燕享之禮無不備焉朝諸侯於明堂天下大服

漢高帝悉去秦苛法羣臣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於是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緜蕞習之野外月餘乃

成上命羣臣肄習時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肅

敬復置法酒諸侍坐者無諠譁失禮

武帝元朔五年詔曰朕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

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詣太常受業自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

之士矣

唐太宗詔行新禮凡百三十八篇高宗顯慶間增爲二

百三十卷明皇開元十四年命張說折衷兩書修定五

禮

明太祖謂李善長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又與宋濂等論漢治曰高祖承秦之後干戈戰爭之餘禮樂固所未講孝文為漢令主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賢如孝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耶洪武元年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凡舊俗喪葬設宴作樂等皆禁之十七年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苟為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慎勿以禮樂為虛

文也

世宗嘉靖九年皇后行親蠶禮上自定百官朝祭服圖

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天下

光宗即位禮科楊漣申明禮制疏曰禮爲四維之首辨

上下定民志而禮之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一曰遵祖宗視御之禮一曰肅人臣進

退之禮一曰申章疏奏請之禮以上四款俯賜施行將

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也

戒

明太祖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上曰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何以示訓

作樂

法

唐帝堯作大章樂

虞帝舜命夔作九韶樂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

和五聲以通八風天下大治

夏王禹作大夏樂

商王成湯作大濩樂

周公相成王作樂曰勺又作樂曰武以象武功

魏文侯辨鐘聲之左高田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

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漢武帝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明帝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上言宜修禮樂於是定南北郊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八佾舞數上之

唐太宗作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改名七德舞又作功成慶善樂爲九功舞

周世宗時竇儼疏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上乃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

而聲成於物物聲旣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於是作樂準十有二弦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凡八十一調詔從其法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和峴更定之律呂始和

明太祖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旣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洪武四年尚

書詹同協律郎冷謙等制九奏樂章成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今所製樂章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淫蕩之樂悉屏去之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皆寓諷諫使人惕然有警卿等撰述毋有所諛乃撰神降祚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

世宗釐正郊典考定雅樂張鶚請復古樂進所著大成樂舞圖譜命下禮部詳議嘉靖十三年上御南郊齋宮

自製大報歌一章命大學士張孚敬等和之

戒

夏王孔甲好鬼神務荒淫作破斧之歌諸侯叛之夏政始衰

商王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漢武帝作芝房寶鼎之歌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命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以詩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隋文帝命牛弘等參定雅樂何妥奏請止用黃鍾一宮從之後祖孝孫欲復用旋宮法上不聽萬寶常用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宮闈

法

周太姜太妊太姒三代皆聖后太妊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生文王昌有聖瑞及文王妃太姒又能嗣徽音不妬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共八十一子篤生武王遂有天下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晏起亂之所由生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

事早朝晏罷卒成盛治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起於閭閻及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后

元帝寵傅昭儀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愼后

妃之際別適長之位防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卽位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也孔子論

詩始於關雎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古興廢未有不

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采有德戒聲色以定大基

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旣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

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

故用之耳其節儉如此常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

觀焉章帝二年請封爵諸舅太后報曰今數遭水旱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按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

和帝鄧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南宋祖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唐太宗貞觀元年長孫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后好讀書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政事固問之終不對上嘗罷朝怒曰魏徵每廷辱我會須殺此田舍翁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上或以非罪譴責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臨崩言於上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無所恨矣嘗采

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上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爲範百世
徐惠妃太宗之賢妃也以上東征高麗又建翠微玉華二宮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宋仁宗后曹氏性慈儉涉經史及聽政曹氏左右臣僕一無假借宮省肅然後神宗欲用兵於燕薊曹太后曰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帝曰敢不受教

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臨殿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善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太后召用賢臣罷去新法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史稱爲女中堯舜按曹高向孟宋之四賢后而高太后尤仁聖也

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性賢達帝嘗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又嘗諫帝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illegible]謂剌氏之賢不在宋杜后之下

明太祖即位立馬氏爲皇后后素勸上收人心以不殺
人爲本后嘗從軍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
不寐上嘗謂侍臣曰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
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釁朕素爲郭氏所
疑后之保全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上罷朝因以語后
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
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性恭儉織工治絲有遺棄者
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
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福后聞太學諸生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

成祖徐皇后中山王達之女也仁明賢淑恭勤婦道嘗召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飽食必有德行之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爲言上悉采納令翰林諸臣共襄治理諸命婦可不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采女憲女戒諸書作內訓二十篇臨崩猶以休息生民爲憁告上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

以小才而比之願勿驕奇外家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
之以恩此眞聖后之言也

戒

周幽王寵褒姒立爲后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
以適其意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王與諸侯約有寇
至舉烽火爲信則與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
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西戎伐王王舉烽火
徵兵兵莫至遂殺王於驪山下

漢呂后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以爲人彘後呂后

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来撠掖下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太尉周勃入北軍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

漢武帝寵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弗陵上以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夫人君之動靜舉措不可不愼也時皇后太子無恙而門名堯母遂使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有危太子之心竟成巫蠱之禍矣

成帝即位秋大雨朔日食杜欽谷永上言皆以爲後宮

女寵太盛之咎永始元年上悅歌者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復召入絕幸爲昭儀劉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及嬖孽爲亂亡者次爲列女傳奏之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嘉納其言然竟不能用而漢治日衰矣

唐武后立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遣人斷其手足投酒甕中日令二嫗骨醉又斬之時高宗常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天子拱手而已太子弘奏請忤旨后酖殺之立雍王賢爲太子尋被廢黜高宗崩武氏稱天后及徐

敬業反后自以久專國柄內行不修疑天下人多圖己
欲大誅殺以威之置銅匭受密奏用酷吏索元禮周興
來俊臣之徒殺唐宗室大臣幾覆唐祚
明皇天寶四年冊楊太眞爲貴妃三姊皆爲國夫人賜
第京師貴寵赫奕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上
之後祿山反賜死於馬嵬驛
明熹宗卽位時李選侍欲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
陰懷專擅之實科臣楊漣疏曰祖宗之廟社爲重宮闈
之恩寵爲輕天子將登大寶而怙恃寵靈者猶逼處其

間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耶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內官夤緣弄權御史馬鳴起上言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姆長居禁地此非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能無履霜之懼哉

豫教

法

周武王建四代之學天子之元子衆子至公卿元士之嫡子與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焉四時敎以禮樂詩書

周公相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令王知君臣長幼之道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王世子之道

漢文帝即位有司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許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此三代之所以長久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滅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如草菅然夫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上嘉納其言

光武帝求太子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天下之賢才帝曰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晉元帝太子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交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後爲明帝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謂之曰吾

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此
皆我之深過願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
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
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
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宋太宗問寇準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
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稱善後遂立眞宗按漢
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

其手也準之一言須可爲萬世法矣

太宗以李沆李至爲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

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上表辭謝帝不許

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游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之人誘導爲非者許伴讀官科舉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善之

詔增置宗室學官

高宗紹興五年趙鼎請建書院爲資善堂上命太子就堂聽講鼎又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二人皆名德

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喜曰社稷得人矣後孝宗聰明英毅克成令德蓋得於豫教之功多也

金世宗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惟無忘祖宗純厚以勤修道業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又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

宋理宗嘉熙元年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粹美者置師教之

元世祖命姚樞竇默授太子經太子仁孝恭儉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御之曰朝廷但
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治書侍御史王
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邢峙止齊太子食
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
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之

明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

成祖永樂二年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自古嘉
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

帝王之道在於知要汝其勉之永樂七年賜皇太子聖

學心法書書凡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上親為之

序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

時東宮內官覃吉温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

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吉之功為多東宮嘗念高麗

經而吉適至東宮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

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按豫教太子必慎選宮

僚而內廷侍從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為言易入苟得

正人以輔相之則事半而功倍矣孝宗惟得一[illegible]吉遂基命仁賢弘治十八年爲有明一代盛治甚矣內廷之臣不可不擇也

穆宗隆慶二年張居正請敕司禮監選各監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識大體者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上從之

戒

漢武帝愛戾太子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太子寬厚上方任深刻吏太子多所平反用法

大臣皆不悅江充以姦詐得幸嘗欲構太子時方士諸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埋木人祭祀之於是巫蠱獄起上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持太子甚急太子乃收捕充等斬之兵敗皇后太子俱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曰江充造飾姦詐迫蹙太子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田千秋訟太子寃上感悟族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太子死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昭帝時燕王以

謀反伏誅

陳太子叔寶與江總爲長夜之飲孔範與日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及太子即位總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主臣酣歌以至覆滅

昔高祖時太子之令秦齊王之敎與詔敕竝行有司莫知所從秦王以功高望重自署府屬高祖謂裴寂曰此兒爲書生所敎非復昔日子也按戾太子以立苑通賓客史巳識其不終而況於藩王哉此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之道也

太宗時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此太宗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以陷子於過後卒致罪廢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夫古聖王之所以教太子諸王必擇賢士大夫以輔導之不聞以僧也其後道衍倡謀靖難兵起此豈非明祖豫教之不善哉

明初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仁宗在潛邸將侍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自英宗幼沖當時大臣

為尊君卑臣於是宮僚師友之誼日廢矣
武宗居東宮時日所與宴遊者馬永成劉瑾之黨後遂為流連荒亾之主此內廷侍從之臣所必當慎擇其人也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言古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如成周元子誕生五年於玆矣不可不早建而豫教也十七年輔臣王錫爵疏請建儲不報十八年上在毓德宮申時行等言皇長子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至二十二年始行出

閣講學禮、三十八年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皇
太子春秋方盛正宜勤學親賢陶成睿質而輟講日久
册論臣民顒望於下卽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
耳於青宮誦讀之聲亦巳無復一年歲復一歲皇上獨
不爲之仰體乎不聽

睦親

法

周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姓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

成王削桐葉爲珪戲謂弟叔虞曰吾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請擇日以封遂封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漢文帝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帝令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於是先立別閒城陽濟北三王然後

立皇子文帝睦親之誼三代而下不多見也

文帝從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益其封以藩扞諸侯後七國反果賴梁以挫其兵

光武帝立陰后以后子陽爲嗣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帝以彊去就有禮優以大封其後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嗣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豈非皆盛德事乎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手詔賜之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

大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
唐明皇友愛親王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設五幄與
五王更處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飈
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鬚何足惜又於宮西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時升樓
同宴賞賚優渥
明太祖御文樓問太子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
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

說為太子、者當隆親親之恩為諸王者當知夾輔之義

洪武六年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賜諸王上第十子封為蜀王最有賢德王至中都肯闢西堂以讀書自娛上愛之呼為蜀秀才

英宗天順元年襄王瞻墡來朝上禮待甚隆北辭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神宗萬曆六年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世宗

時四公族繁盛國用因此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損抑至是張居正等疏言諸侯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另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臣集議於是定宗藩要例諸侯王皆感泣益親上而凡所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戒

秦始皇時丞相綰等請王諸子李斯諫止之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
聞也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後二世立公
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趙高曰諸公子當憂死不暇
何變之得謀二世悅之及漁陽戍卒一呼天下瓦解亾
秦之天下者豈同姓骨肉哉
漢文帝時吳王濞世子入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失藩臣禮始有反謀文帝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景帝立削趙
王常山郡楚王東海郡又削膠西王六縣鼂錯上書請

削吳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吳因約膠東膠西菑川濟南楚趙七國俱反景帝命周亞夫討平之史謂吳王濞以垂老之年使忍而不削吳未必反遷延數年濞之木拱矣胥難無人則七國雖强可因其變而徐爲之備譬猶猛虎在山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時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哉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故有寵景帝與王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必喜竇嬰引巵酒諫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梁王然
王自此益驕七國反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
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袁盎諫曰昔
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
居正梁王怨盎使人刺殺之帝按捕勝詭勝詭自殺夫
鄭伯克段春秋罪之梁王敢於殺天子之議臣者實景
帝之一言有以發成其惡也

北齊主洋囚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
歌使左右刺殺之後齊主子殷爲常山王演所殺

明建文帝即位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齊泰等欲削之遺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我也未幾廢周王橚爲庶人建文元年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廢齊王榑幽代王桂岷王楩而謀燕之詔又下矣遂王植寧王權復削護衛矣靖難兵起天下大亂善乎韓郁之書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顯戮在天之靈其能安乎竪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不知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積之不堅陛下誠不察此必有噬臍之悔矣

要之骨肉之變太上默消之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建文初政不能遠慮睽於削國雖羅龍爭卒成大故伊誰之咎哉

祀典

法

周成王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配帝

漢文帝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先王望祀不祈其福今祝釐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景帝時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德莫成於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光武卽位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立郊

祀於城南昭烈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是二帝者皆可謂深得萃渙之義者矣

北魏孝文帝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奠至宗廟之禮未嘗不親其祭

宋仁宗皇祐二年詔即大慶殿爲明堂大享天地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至是始親享焉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祭酹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成宗以冬至禮天夏至禮地漢元始間始分祭今當循三代之禮壇壝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設丙巳地以就陽位於是始定郊祀禮

明太祖敕李善長陶安等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卿等共酌古今之宜郊社宗廟典禮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洪武三年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於月壇洪武十一年始定天地合祀之典上以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為孝十二年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

作大祀文并歌九章令儒臣記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
格
孝宗即位詔集議祧廟羣臣言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
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立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
之所如古夾室制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
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世宗嘉靖九年詔建圜丘於南郊建方丘於北郊作朝
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嘉靖十年更二聖配帝之
典止以祖配天復親定新穀祝文儀注整定祀典春享

則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
聚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大祫以德祖
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於太廟嘉靖十五年七廟成詔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朕首建圜丘方澤
明陰陽之位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為當專
尊之主復作太宗於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
變百世之祀於是乎祀典大備矣

神宗萬曆三年輔臣張居正勸上親行郊禮宜加敬慎
務期積誠致格復進郊禮圖考言自洪武以後一向合

祭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至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爲順此亦祀典之所當詳議也

戒

東周失政秦始祀上帝於西畤司馬遷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秦位藩臣而行郊祀君子懼焉

宋襄公執鄫子以爲牲用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

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國君於淫昏之鬼乎後襄公戰敗於泓傷股而卒

叔孫通勸漢惠帝立原廟於渭北夫天子七廟以致誠敬又作原廟則必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矣此通之過也

漢文帝十五年如雍始郊見五帝因方士新垣平言作渭陽五帝廟又治汾陰廟自是武帝祠五畤祠竈神祠神君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皆世主之惑也

哀帝實定陶王子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後即位欲爲定陶共皇立廟京師師丹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今欲奉共皇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二主也

光武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於是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至於登封泰山金泥玉檢何與於事天哉勞民傷財此三代聖人所以不爲也

明神宗深居靜攝太廟時享之儀但行傳遣閣臣王錫爵言皇上思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誰爲開創奕世綿長之祚誰爲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烝嘗於前君焄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神靈而迓福佑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卷二終